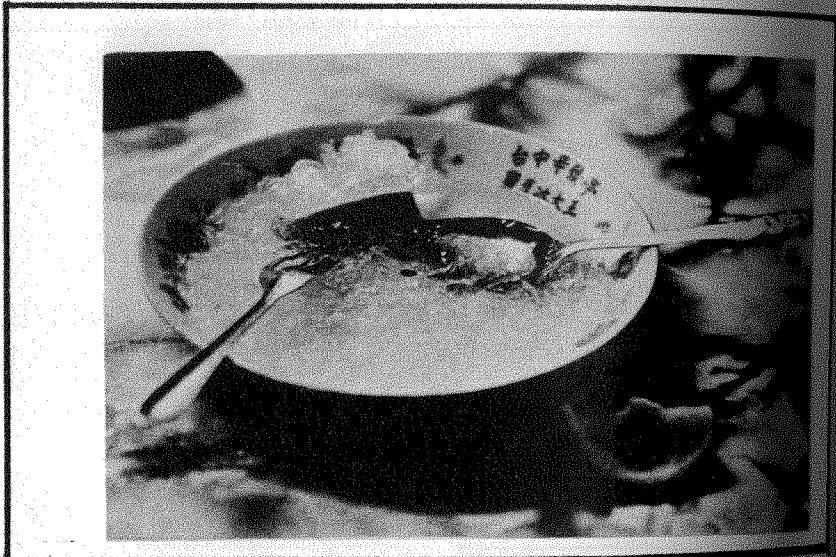


冬眠之外

鄭琤琤

.....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，喜歡用自己喜歡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，讀自己的書，不作考試的奴隸；我不知為什麼常會有卡在夾縫中的窒息感，我不喜歡承認環境的模型是年青人應該接受的.....



心路是一種浪程，一條江河

流雲絮絮

從電影院出來，跳上正欲開行的公車，才覺得自己很可笑，就為突然想吃那麼一碗蜜豆冰，竟然甘願跑這麼一段路，如果她們知道了，一定又要笑我無聊。

第二度看「萬夫莫敵」，仍為片中扣人的故事所感動。男主角寇克道格拉斯的勇氣和毅力，雖然時不我予，淒美中仍舊呈現著倏忽的

響動；尤其是看到最後他注視珍西蒙森的一時，竟禁不住熱淚盈眶，想想自己也太 sentimental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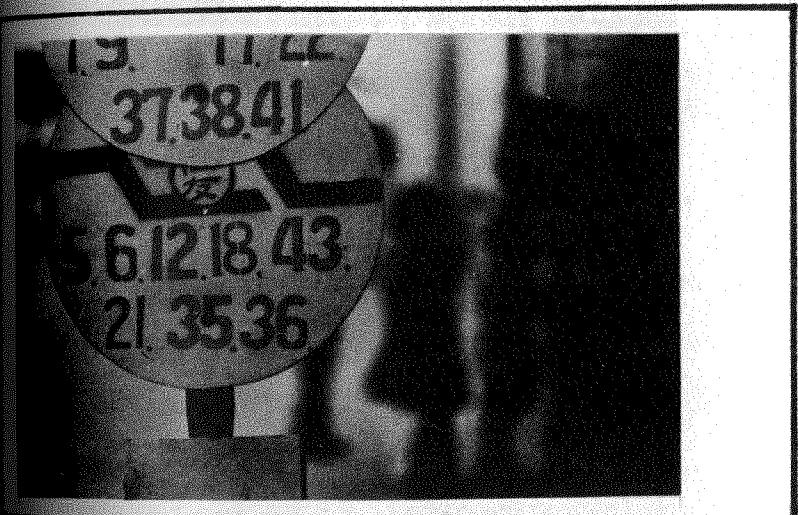
我又想起自己的計劃來，我原是有許多計劃的，我會告訴自己要好好的把日文學好，禮拜要好好的把臨床診斷翻出來看一遍，可是我沒有，一星期過去了，我什麼書都沒翻，只除了看那一套莎士比亞戲劇全集。

我又嘆了一口氣，其實，世上有多少自己掌握得住的東西呢？我問著自己。

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，喜歡用自己

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，讀自己的書，不作考試的奴隸；我不知為什麼常會有卡在夾縫中的窒息感，我不喜歡承認環境的模型是年青人應該接受的，如果這種模型在本質上就有偏差的，那還好；「一字不漏」的上課筆記，把多少真話殺了？到底還有幾個人劫後餘生，能夠真誠地鼓勵自己去追求「幾本薄薄的筆記」以外的東西？

車子搖搖擺擺的在綠川西街停了下來。我在綠川瑟瑟的樹木下漫步，不知多久，地上竟鋪了一地，沙沙的旋風而行；我常覺得一些學醫的人很不可思議，如果你指給他看一地零落的落葉，他（她）最後還是會跟你提



影留得好長好長；此時，我真渴望建遇到一張熟悉的影子，停下來和我聊聊天，和我暢談那時候的一些瑣事，讓我再感受昔日的快樂和滿足。

最後，我還是向那家「蜜豆冰大王」走去，我知道，只有那兒才有我喜歡的.....

× × ×

追潮的女孩

打開航空信封，一張結婚照片生生地給撕出來，拿起來看，我著實給愣住了，穿白紗禮服的竟是「米糕」，這怎麼可能呢？這怎樣呢？

Harris on 第幾頁的什麼 Syndrome 的。

38路公車來了，一個抱「大學國文選」的女孩下了車，微捲的短髮，有張類似「奇蹟」中嘉洛貝克聖潔而美麗的面孔，臉上漾著光彩，脚步輕鬆愉快。從她的身上竟然不能找到自己四年前的影子，我真該為自己以往太多的空白，表示歉意。當然，惆悵之外，更多的是別種別樣的感情。前些天到宿舍找個同學，陽光之下重新見到許多閃耀的男孩子的臉，年青的、愉快的、寫滿了理想和對美好無盡嚮往的大學生的臉；他們帶著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而來，像我當年一樣。

我一步一步的踱著，西下的夕陽，將我的

「麵條：

當你接到信時，你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責怪我，這種事，怎麼解釋呢？和阿列十幾年的交往，竟然抵不上赴美後四個月感情的衝擊！和他在一起，我有一種很篤實的安全感，麵條，我知道，這樣做很對不起阿列，可是，很多世事常是身不由己的。.....」

我的心頭像壓著一塊沈甸甸的重鉛。我想起米糕不久前信上說的：

「.....

我如果是外國女孩多好，奔放、自信、能幹、會玩，我好羨慕她們。她們充滿自信，懂得如何展現自己的美麗，懂得妝扮自己、表

秀自己，會自己縫幾件漂亮的衣裳，會爭著作一道最拿手的菜，會像藝術家似的把宿舍佈置得可可愛愛，會熱熱心心的參加各種社團活動，會好有韻律的跳幾支舞，會偷偷快快的接受男孩子的邀約，輕輕鬆鬆的玩玩，而也會靜下來唸唸書。我羨慕她們對生命的爭取，而不是我們東方女孩的等待、我們的靜止。……」

難道這是她所謂的「對生命的爭取」？

再看看照片，新娘正矯美地微笑著，容顏上盡是飲了太多幸福的羞赧；雙手捧處，一束繽紛的玫瑰花在她的胸前笑著。我有種失落什麼的感覺，我想，該惋惜的不是隔絕她跟阿列的時空間，而是經不住考驗的所謂愛情。



著重複的話，彷彿再也找不到新的題材，這種情景，常使我想起易卜生筆下的娜拉……」

也許，婚姻真的是一種緣份，人有時候會因為一次偶然的選擇或機會而改變一切的。

以前重考、休學時，米糕總要大聲嚷嚷我是「最頑皮的鴕鳥」，我想，和她相比，我是太依戀自己這一方小天地了。

三大洋雖也浩蕩，唯恐載不動幾多愁，這原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浩嘆。好友，且把祝福捎去吧。

米糕是我高中三年的伙伴，回憶裡，少不了她。她是那種愛幻想、很敏感很深沈但偶爾會露出一絲天真稚氣的女孩。她跟阿列從小就玩在一塊，聯考時還同時考進一所大學。

每次來台中，他們總是一塊兒來的。

去年的一個夜晚，米糕突然單獨來到我的小斗室，看她的神色，顯得很疲乏，她什麼話也不說，只是一個勁兒的要我彈古箏給她聽，我彈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止住弦時，卻發現她早已淚流滿面了。

「麵條，青梅竹馬代表感情的堅定嗎？也許，多年相處成了習慣，要分開是不容易的。」

可是，我覺得彼此的心靈越離越遠，在一起談

.....

吟聲，吟聲細弱如私語，彷彿李後主笙歌約的宮殿裡，歌和絲竹一起迎來。現在，那一片聲音都化為飄渺如雲霧的群山嗎？仙意的群山呵，如風輕盈，輕盈如風，此刻，不要再攜帶任何屬於遺憾的了。

看看錶，糟糕，上課時間早已過了，匆匆地拾了幾本筆記出來。屋外的雨還是那麼不聽話，鞋被弄得濕濕的，鞋面水汪汪的，癡癡地欣賞綴滿了水珠的景色，那麼剔亮的雨景，髮梢偷悅地在額上飄來飄去，揮動清逸的風。我待在雨景裡，希求那是永恒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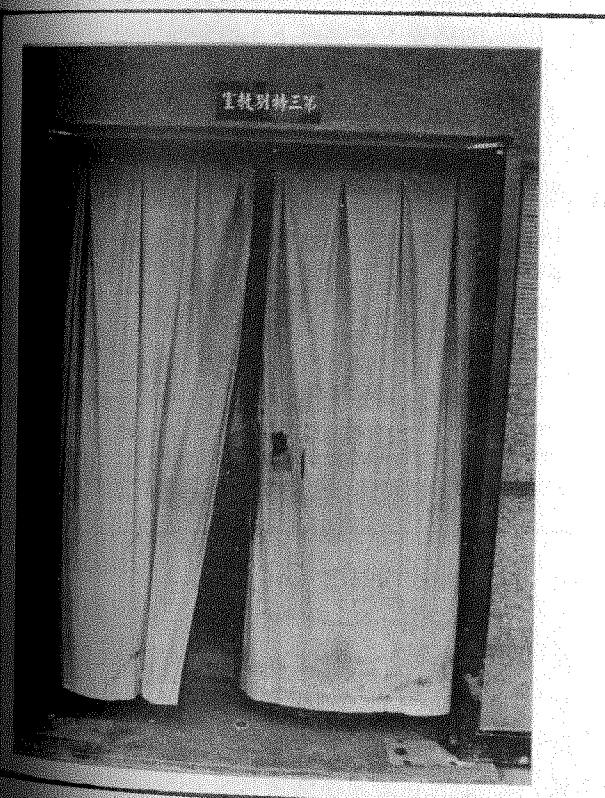
記不得是什麼時候開始學會翹課的，好像是很久遠很久遠的事啦！此刻，真要冒著紛飛的雨絲朝省立圖書館去嗎？然後，舒舒服服的在附覽室待個下午。海英利希·盤爾的小丑加

上波特萊爾的憂鬱，小丑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？會不會也不上課、把自己斜織在雨水裡呢？

隔著密密的一圈雨簾，特三教室橫躺在走廊彼端，那片鬱鬱青青的草坪，竟帶有幾分迷濛的調調了。走在水溶溶的路面，落雨的校園美得令人戰慄，美得令人窒息。那是一種絕對的征服，無可抗拒，無可逃避的美之征服呵！

蹀躞在意境的思路上，心頭昇起一種朦朧的慾望，真想去寫一首詩，或者哼一支歌。我的世界裡，詩是美的形象，能使人陶醉在生命信仰中。

雨仍下著，推開特三教室的後門，裡面黑漆漆的，深深地吸一口氣，舒澈這雨天的沈悶。但我又逐覺茫然了，夾雜著幾許莫名的惆悵.....



X X X

雨天的嘟囔

雨，稀稀疏疏的下著，敲叩著窗檻，透著浸滲在一潮灰濛濛的黯澹裡。

遙遠連接著遙遠，坐在窗前，我用眼光細細的品嚐那飄渺的遠景，那起伏如雲霧的山脈啊，多麼像晚唐詞中的嬌娥魚貫列呢。一剎那間，嬌娥魚貫列就湧起如群山一般的姿態了。我有點驚喜又夾帶惆悵的思緒又翻騰了出來。下一句呢，下一句該是一笙一簫一吹笛水雲間